

《兵车行》赏析

高玲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铁岭 112000)

摘要: 天宝年间,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日趋频繁,连年的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不幸。诗圣杜甫的《兵车行》就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实。

关键词: 诗; 悲怆; 愤恨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898(2011)05—0023—02

天宝年间,唐朝表面上处在歌舞升平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在西北,唐玄宗听信谗言令哥舒翰攻打吐蕃石堡城,久攻不下,后虽侥幸取胜,但军队六万三千人损失大半,俘获吐蕃仅四百余人。在北边,安禄山征讨契丹,六万人马全军覆没。在南方,天宝十年至十三年期间,杨国忠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三次征讨本无反意的南诏,士卒死者有二十万。由于这几场战争,士兵损失巨大,所以朝廷又开始大举征兵。

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行为,当时许多诗人都纷纷表示愤慨和批判。大诗人杜甫也不例外,写下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本诗共分三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

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是全诗的第一层,是诗人眼中所见的真实情景:车鸣马嘶,牵衣顿足,放声悲鸣,声震云霄。“辚辚”,是车轮发出急速、短促的声音,“萧萧”是马嘶声,两个拟声词渲染了急促紧迫的氛围。爷娘妻子奔跑着相送,车马人群腾起的尘土把咸阳桥都遮蔽住了,场面混乱,阵容之大,不但体现征伐的行人之多,“走相送”,边跑边叮咛相送,体现征伐之急。

这是白描手法,主要通过声音的描写,来烘托纷乱的场景,渲染悲凉的氛围,将真实的历史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奠定整首诗的基调。接下来是全诗的第二层。此层由行人的答语组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点行频”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频繁的征役正是造成百姓妻离子散、黎民无辜牺牲、全国田园荒芜的根源。人未成年就要防河,归来满头白发还要戍边。这真是“十五从

军征,八十始得归”啊。服役的时间如此漫长,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的大半生!几十年的间隔,我们可以看见,一面是征夫在艰辛的从军路上对归乡的盼望,一面是生活在苦难中的家庭对游子的期待。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凄凉!千百万战士战死沙场,可还远远没有满足皇上开边的意愿。一边要在广阔的边境上与吐蕃、南诏作战,另一边中原内地却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疮痍。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这句正是一处绝妙的细节描写。如果说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属于“正常”,那么重女轻男则是“反常”!全是战祸不已、征兵不断、边庭流血这些异常的苦难造成了正常观念的扭曲。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中有类似的句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想撑拄。”在当时那个情形下,是不是真的生女孩好呢?诗人没有说,也不必说。因为如果都是生女孩的话,没有可以嫁的比邻;退而言之,纵然“生女犹得嫁比邻”,可是比邻之男何处寻(都被捉去开边了)?

生男生女本是件不起眼的平常细事,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此前的叙事诗。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本诗的第三层,是诗人听完行人控诉之后的总结。

杜诗叙事,还融入强烈的抒情。诗人的感情并不是像盛唐诗人那样直抒胸臆,而是把感情寄托在一幕幕场景的描绘中,是深沉含蓄的。无论是开篇诗人亲眼所见的凄惨场面,还是诗人亲耳所闻的征夫的悲切的言辞,无不蕴涵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

漫山遍野,白骨纵横,在阴沉的天气和蒙蒙的细雨中,不时地闪动磷火,传来凄厉的鬼哭声。如此阴森的景象,真叫人不寒而栗。这里,悲惨哀怨的鬼泣与开篇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此时一腔蕴蓄已久的悲愤,也得到了尽情的抒发。

本诗主题鲜明,通过具体史实直接控诉了最高统治者给社会带来的不幸与灾难。在艺术形式上,第一,先以记事铺叙,渲染氛围,再以记言直抒胸臆。记言采用行人问答的形式,是乐府诗惯用形式,主要是行人的答语,而诗人却成为客观的记录者,使第三人称的转述变成第一人称的直述,使得诗歌内容真实可靠,更有艺术感染力。第二,采用杂言体,以五言和七言为主:五言急促短暂,表达愤慨和憎恨;七言深沉哀婉,表达悲愤和哀伤。诗人在描写时,五言与七言交错使用,使音节与情感相一致,富于表现力。第三,修辞手法上,有夸张、比喻、叙述、议论、对比、顶真等等,使诗歌语言节奏感强,形象鲜明。尤其是顶真修辞的运用,致使全诗情感一气连贯,真挚深沉,感人肺腑。

如果说李白的诗以其绚丽多姿、波澜起伏的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的浪漫主义特色继承了屈原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浪漫主义的高峰,那么杜甫的诗则更继承了屈原他那以博大胸襟怀抱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况且杜甫鲜明的态度不仅仅在于爱国,更在于热爱人民,透过对种种社会矛盾的深刻反映,表现了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关心。杜甫的现实主义在史前是无人能与之匹及的,他与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持并立,形成文学史上一对“双星”。

一切不朽的文学都与苦难结缘,一部杜诗正是苦难的产物,它多角度地再现了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貌,其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不仅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无法企及,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与之想比。《兵车行》给杜诗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此,他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民情世态,抒发的皆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当之无愧,他被尊称为“诗圣”更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 (1)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